

從現實到理想

趙天儀

——評鄭炯明詩集「蕃薯之歌」

加強暗喻、寓意與象徵的深度，使他的詩，在詩的意義性方面，顯得更加突出，更加濃烈。詩的意義性，是透過詩的語言，綜合了詩的情感、意象與音響的表現。

在鄭炯明的一首「謎語」的詩中，他如是歌詠著：

「我的詩是一個謎語

充滿人生暗喻的謎語

倘若你不用心閱讀

你將無法瞭解它」

鄭炯明的第三部詩集「蕃薯之歌」，是頗富於鄉土色彩的名稱。他從他的第一部詩集「歸途」三十首詩中，選了二十首，為第一輯。從第二部詩集「悲劇的想像」三十首詩中，選了十六首，為第二輯。加上第三輯「蕃薯之歌」二十六首詩，共選了六十二首。這第三部詩集，事實上可以當作他的自選集來看。

從詩的精神論來衡量，鄭炯明的詩，有一個顯著的趨向，那就是從現實到理想；透過現實的體驗，追求理想的境界。而在詩的境界的創造上，逐漸地採取造境的取向。也就是說，通過了現實的磨鍊與觀照，他表現了一種理想主義的抱負與色彩。又從詩的方法論來考察，鄭炯明的詩，從寫實的基礎出發，逐漸地

如果說詩是一個謎語，謎語的顯義，一解就恍然大悟；而謎語的隱義，却需要旁敲側擊！所謂意在言外，所謂弦外之音，該是指詩的隱義而言吧！詩的隱義，的確是需要「用心閱讀」，才能獲得。因此，無法讓讀者一目瞭然的詩，未必就是糟糕的詩，也許道理就在這裏。不錯，鄭炯明的詩，是需要「用心閱讀」，尤其是要注意他在詩中的暗喻、寓意與象徵的表現。整部詩集「蕃薯之歌」，便是一部意味深遠的象

徵。

我說鄭炯明的詩，逐漸地從現實到理想，從寫實到造境，可以說，意味着他的詩在逐漸地成熟。他從現實的介入與靜觀，深深地觸及現實的傷痕與哀愁，但是，他並不悲觀，也不絕望，在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心靈中，他湧現了一股潛在的力量，一種智慧的希望。

試以他的一首「暖流」的詩為例：

「在寒冷的雪地裏

我們艱苦地走着

一步一步，手拉着手

挨凍地走着

忘記了饑餓

沉重的脚步

深印在冰冷的大地上

形成一個難癒的傷痕

啊，白茫茫的前方

看不到一盞燈火

我們已經習慣

在這樣一個孤獨的時刻

爲了愛，爲了理想

不怕被誤解

默默地向前走着

我們深信

只要在我們底心中

有一股暖流存在

我們就能繼續走下去

沒有不能到達的地方」

在冰天雪地裏，即使是前途茫茫，連一盞燈火也看不到，然而，作者却深信：「只要在我們底心中，有一股暖流存在，我們就能繼續走下去，沒有不能到達的地方」。這一股暖流，便是一個暗喻，一則寓意，也是一種象徵。使我們欣賞者，彷彿跟作者一樣，即使遭遇到任何橫逆與挫折，也一樣充滿理想，滿懷希望，鼓舞着我們繼續走下去。人生的道路，便是在遭遇到任何坎坷，任何障礙的時候，都需要刻苦地奮鬥下去，才有走上坦途的希望。

一路上，我們看見了
成羣駐足旁觀
與受傷仆倒的呻吟者

只有少數的幾個

像我們一樣

忍受着肉體與精神的煎熬
無視一切阻撓

堅強地走下去

疾風動搖不了我們的信心
烈日蒸發不了我們的意志
暴雨淹滅不了我們的熱情
黑夜吞噬不了我們的希望

幸福之路真的這麼難行
這麼遙遠，這麼痛苦嗎？
我不相信

如果我們追求的不是幻影
沒有什麼能阻擋我們
因為目標就在前方
我們即將抵達
歡樂的歌聲也將開始高唱！

從「暖流」，經過「路」，到「追求」，等於是一種追求人生理想的三部曲。作者的信心、意志、熱情與希望，都在「追求」中充分地發揮與表現，使我們深深地相信，作者所追求的不是幻影，而是一種可以到達的理想境界，這個理想的境界，可以說是為理想而奮鬥犧牲的心路歷程。當然，如近代科學與民主的路，也是人類歷盡滄桑，不斷地犧牲與奮鬥所開拓所走出來的一種理想的境界。

鄭炯明的詩，從早期表現外在世界的寫實精神出發，逐漸地走向表現內在世界的理想精神。但是，他的內在在世界，却不是一片渾沌，一片漆黑；而是一片澄明，一片清澈。他在「闇中問答」中說：

「什麼是詩人的責任？」

詩人的責任就是寫出他那個時代的心聲。」
當我們看到一些爭先恐後地搭上擁擠的歷史列車
的所謂現代詩人；不是風花雪月，就是歌功頌德；不
是一團漆黑晦澀，就是滿口美文，但是，他們根本就
沒有觸及「他那個時代的心聲」，我們不禁深深地納
悶，深深地感嘆，歷史將會埋葬那些渣滓，也會埋葬
那些附會風雅，但是，却埋葬不了以愛與真理為出發
的時代的心聲。看看鄭炯明的自選集，再看看那些所
謂名家的自選集，恐怕有些名家作品的份量，也不見
得強到那裏去吧！

試再以他的一首「路」的詩為例：

「我已經走出一條路來了

經過漫長黑暗的摸索

從沒有路的路當中

突破一切困厄地

走出一條路來了

也許你會感覺驚訝

認為不可思議

或者，高傲的臉

故意裝出不屑一顧的表情

沒有一句慰勉

是的，你可以不相信

你可以蔑視，拒絕讚許

那是你個人的自由

但你永遠無法否定

我已經走出一條路的事實

因為我是背着

愛與真理的行囊出發的……」

在這首詩中，作者所謂的「路」，也是一個暗喻、一則寓意、一種象徵。作者深深地體驗到，也瞭解到「我已經走出一條路來」；雖然你否定，但是，你却無法否定一個事實，那就是「我已經走出一條路的事實」。而這個事實，是「因為我是背着，愛與真理的行囊出發的……」。我說鄭炯明的詩，是從現實走到理想的境界，「路」便是一個好例子，雖然路是那樣崎嶇難行，令你不敢相信，但是，畢竟「我已經走出一條路來」，這是一種平凡的事實，但却是一種不平凡的理想。在「暖流」與「路」中，我們都可以深深地體會到一個理想主義者的悲劇精神，一種崇高的希望，一種理想的追求。

那麼，我們再看看他的一首「追求」的詩吧！

「這是一條崎嶇險阻

充滿障礙和危機的道路

在我們出發之前

已經有人踏上了旅程

大家循着泥濘的足跡前進